

路随天去

秦敬香◎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路随天去

秦敬香◎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路随天去 / 秦敬香著. -- 2版.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360-7661-7

I. ①路… II. ①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5825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殷 慧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四色视觉传达

书 名	路随天去 LU SUI TIAN Q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20开
印 张	18 6插页
字 数	320,000字
版 次	1993年10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2版 2016年1月第2版第1次印刷 累计第2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作者简介

秦敬香，女，广东普宁市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1945年生，先后供职于学校、妇联、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信访等部门，为市政协委员、历史学助理研究员。有诸多小说、故事、诗、儿童文学、报告文学、论文、史料性文章等在报纸杂志发表。总编纂《白沙陇史话》，参与编写地方史志多本。长篇小说《路随天去》199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与风同行》（与陈超茵合作）200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餐饮书《品味潮汕——潮汕美食制作攻略》2013年由海天出版社出版，2014年由香港万里机构出版有限公司再版发行（书名更为《传统地道潮汕小吃》）。

再版前言

二十多年前挥毫，原只是想让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人之所为、所思，通过笔端留下其踪影。始料未及的是，书成出版之后，竟引得如此众多的心动、共搏。

由是，值此再版之际，谨向厚爱着此书的读者致以谢意。

作者

2015年12月

生活在这里沉思

——读秦敬香小说《路随天去》

杨英杰

当今的中国文坛，真是流派纷呈，气象万千：先锋小说、新潮小说、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新体验小说……令人目不暇接。但真正有价值，并能在读者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佳作，往往出自那些“宁固穷以济意”的作者，他们有着一颗为文学而奉献一切的心，他们不为外界的浮华喧闹所动，而是沉下心来细细品味着纷繁的人生，仔细琢磨着多变的人性，从中去把握规律，感受真理，并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经过艰辛的提炼、升华，最后结出硕果——小说。

《路随天去》以一个“情”字贯穿始终。其中描写得最为悱恻动人的是恋人之情、父子之情、母子之情。这部书也依此而蕴含着三个互相联系而又各自成体的部分。女性天生的敏感使作者对人物心理尤其是苏玮敏心理的细微变化描绘得纤毫毕致，令人惊叹。苏玮敏遇到老同学程海奕时矜持而痛苦的心理；离家出走时灰暗、绝望、无助的心理；在得知肖良亡故后自我折磨的心理；在看到已化名童冽的肖拓的旧衣物时极度震惊的心理；看着儿子含着酸楚的泪水唱儿时常偎依在妈妈怀里唱的儿歌，她几欲虚脱的心理……都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对情感瞬息间微妙变化的捕捉与展示，是《路随天去》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路随天去》中除了苏玮敏的心理刻画比较成功外，对肖拓的情感体验及心理变化的描写也同样是撼人心肺的：母亲出走，父亲病

危，使年幼的肖拓过早地饱尝了人生的艰辛。为了给父亲抓药治病，十四岁的肖拓虚报两岁，以便能在一家小厂帮忙。只要能挣钱，他什么活都干。由于晚上出去干活，白天的功课便受到影响，学习成绩的下降使病重的父亲伤心，肖拓也只能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咬着被角哭。困苦生活的磨砺培养了小肖拓顽强的意志。为了生存也为了寻找母亲，他到处流浪。他随人卖艺而吞过铁球，他被人骗而当过小偷，为了有一笔钱去学开车，还冒死割破自己手腕上的动脉血管为一家药厂做广告……在肖拓身上，有一股不屈的意志力，这是他生存的动力，是他生命力的源泉，为了死去的父亲，为了离散的母亲，他需要生活下去，还要生活得更好。这类艺术形象在近两年的文学创作中是不多见的。肖拓这一人物形象也是作者审美理想的体现，是作者深入生活、细心观察体验、潜思深虑的艺术结晶。不仅如此，《路随天去》也同时提出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深思、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对家庭，我们每个人应负什么责任？对社会，我们每个家庭又该负什么责任？

（原载北京《新闻出版报》1995年2月15日）

目 录

第一章	一种心思，三处闲愁	1
第二章	女生宿舍	13
第三章	周末游，春花满山头	24
第四章	山不过来，我就到山那边去	37
第五章	绝对尊重？OK	47
第六章	男生宿舍	55
第七章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65
第八章	火堆旁的濡木	76
第九章	生活为什么这样篇章倒置	89
第十章	先求平易后波澜	98
第十一章	“以后”是一个未知数	112
第十二章	在妻子面前赞美另一个女性	123
第十三章	关爱有时却是伤害	132
第十四章	试新衣	142
第十五章	答非所答	150
第十六章	为甚斜阳留不住？翻作一天丝雨	157
第十七章	文艺汇演	167
第十八章	别让空气进入血管	174
第十九章	不屑建筑的边角地	181
第二十章	云朵在天边无力移动着	190
第二十一章	战利品	201
第二十二章	不了解是可悲的，了解了更可悲	210

第二十三章	残烛风前·····	218
第二十四章	三楼研讨会·····	226
第二十五章	他是谁？为什么说这些·····	238
第二十六章	心中狂澜·····	247
第二十七章	没有水的井·····	256
第二十八章	世界原来这么小·····	265
第二十九章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274
第三十章	一颗行星遇到另一颗行星·····	284
第三十一章	遇境而当·····	297
第三十二章	从否认中再次否认·····	309
第三十三章	真正温暖的并非太阳而是家·····	325
第三十四章	给你一个“老同学”·····	335
第三十五章	不测风云天外来·····	347

第一章 一种心思，三处闲愁

三月，也有蓝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天。

午风掠过徐弯缓折的堤岸，掠过秧田，掠过苏玮敏。

她下意识地抓牢手中的提袋，脑海中仍在重复刚才买布时讨价还价的情景——

“多少钱一米？”她装出淡然的神态，把这块黄色兹帆布拿上手。

“八块。”

她大摇其头，故意把布放下去。

“如果真要买，便宜点，七块。”

“太贵了，纱目这么粗，颜色又过浅，很容易脏。”她又把布拿上手，内心在搜索着还有什么言辞还可安上什么毛病把价钱再压低一些。

“这纱目还嫌粗？这色泽又清又纯，什么人穿上身都会很好看的。七块就够相敬了，少一分也不卖。”

“又是布尾！哟！还才两尺半，不够我做件衬衫呢！”她用嫌弃的口气说，暗自庆幸两尺半刚好给小拓做一件上衣，却又把布放下去。

“六块，拿去给孩子做衣服，不就够了便宜了？”

“四块。我顺捎回去看看可以做成什么。”顺捎！她为自己用这两个字眼感到好笑，今天自己可是专程来为小拓买布的。

“五块，亏本卖给你。”

苏玮敏再次摇摇头，并加上一声长叹，似乎很划不来很不合算，然后假装走开。果然，才跨两步，身后马上又响起讨好的喊声：“四

块半。”

她回过头来：“四块一。”

“四块四，不要就没办法了。”

“四块二，不卖，我也不要了。”她看看周围，并没有人要买这块布，便放心地显出笃定要走的样子。

“算了，赚头亏尾，给你，你真会还价！”

.....

你真会还价？倒不如说：你真吝啬，真小气，真可怜！她咬咬牙，多少年来的“量入而出”，多少年来的讨价还价，把你变成了久经沙场的老将，也把你变得太可怜了！

苏玮敏拂了拂被风吹乱的发丝，定下神向前望去，才发现已到了家门口。

家？她心中的酸涩蓦地化成了莫名的隐戚。慢慢地，她跨进围墙大门，刚好听到小拓又嫩又软的童音：“爸，我饿了。”

“等一下，你妈快回来了——或者，你先吃。”

“不，我也等妈妈……爸，刚才谭玫阿姨来，为啥又带来这么多糖果呢？”

谭玫？苏玮敏纳闷地稳住脚步。又来干什么？她皱皱眉头，眼底掠过一抹迷茫不安。

“嗯。”肖良的语气低沉。

“前天拿来那么多，她肯定知道还没吃完呀！”听得出小拓带着笑。

“.....”

“爸，这谭玫阿姨真好！”

“嗯.....”

“你们是朋友，是吗？”

“不要啰嗦，把碗筷摆上。”

“她的家在哪儿？你也去过吗？”肖拓固执地问。

“去拿汤匙来。多嘴！”肖良的声音变得冷峻起来。

他在故意回避话题？苏玮敏轻颤了一下。近些时日来，肖良好像周身绕着一团雾气，使她看不大清楚。她郁郁不乐地走了进去。

见到苏玮敏，肖拓立刻舒展双臂迎上来：“妈！有买巧克力吗？”

苏玮敏脸上的阴云因孩子的可爱而散去了一些。她俯下头慈爱地说：“馋孩子！”一边从提袋里掏出两颗巧克力塞到他手里。

“还有什么？”肖拓又淘气地攥住提袋探头看看，口里喊着：“呀——有布，黄色的，”他仰起脸，“妈，是给我的吗？”

“喜欢吗？”苏玮敏为他拉直衣领。

肖良走上来，“累了吧？”他问，伸手要替她拿提袋。

苏玮敏并没把提袋递给他。“我自己来。”她说，声音有点冷，然后直越过他走进房间。

怎么啦？有点不对劲的！肖拓歪着小脑袋，困惑地看着妈妈的背影，再回头瞅瞅爸爸。爸爸笑容已经消失，正动手在为妈妈装饭。他又朝房门望望，便识相地悄悄坐到桌边。

“吃饭了，敏。”肖良又扬着声音喊。

苏玮敏没有回答，她把提袋掼在床上。赶路使她感到累，心情的沉重使她更累。她用手挤挤额头，疲倦的目光不经意地扫向梳妆台镜子，于是，她看到了自己匀称颇长而有点快悒的身影：长发困乏地垂在肩上，鹅圆的脸庞略显清癯，眼睛透着淡怨，眉梢带着轻愁，整个容颜散落着快被碾碎了的青春，犹如飘飞的落叶，萧条的秋天。她伤感地转身走出去，默默坐到往常吃饭的位置——肖良对面。

“小拓，把肉夹给妈妈。”肖良很热情。

小拓听话地马上举起筷子。

“我自己来。”苏玮敏的口气还是有点儿“情绪”，她说夹起一块肉放进小拓碗中，看着小拓开心地朝她笑笑，她轻叹了一口气，眼光顺势扫向肖良，发现他正在看着她，她马上移开视线，并拨动筷子吃她的饭。她真不明白他最近为什么有些异样，好像有什么事在发生，包括谭玫的出现。

饭后，小拓便忙于制作他的捕虫网去了。他找来竹片扎成一个

圈，装上长长的柄儿，准备等下去巷头巷尾檐前屋角兜上蜘蛛丝，然后到树上捉金蝉。

苏玮敏也顾自去忙她的事。她取过格尺和彩色粉笔，在房内向院的窗下摊开布料开始剪裁起来。

厨房传来洗筷子的“嚓嚓”声。

天下最不可靠的就是男人！谁说过的？她忘了。

又有碗的轻碰声。

她略停下手中的活。以前，她是从不会留下碗筷让肖良洗的。她借口说怕他洗不干净，事实上她是看他整天在外奔波劳作，希望多给他片刻的休息。但这几天他没去上班，他干的家务越来越多。

薄薄的粉笔片这么容易被掐碎。她把碎片扔出窗外，视线便接触到院角那迎风摇动的石榴树枝。什么时候，上面已经小骨朵儿遍布，正在等待绽放笑脸的一天。

“艺术家的庭院嘛，应当有点绿色小配景，就让它在这儿生根吧。”当初刚住进来，就种下了它。是她提议的，也是她种的。现在，这句话早已成为历史，只是树却慢慢长大起来。艺术家！

苏玮敏不敢想下去了，她重新拿过一片粉笔，让昏乱的思绪回集到眼下的布料上。

一阵“叭叭”的汽车笛声使她再次抬起头。她把布移了个角度，无意地朝窗外望去，眼光所及处是一辆黑色小轿车，它停在围墙门外，一位中年男士正从容不迫地钻出车门，然后回头朝车厢里笑笑，挽下一位时髦高贵的女子。

苏玮敏没想到要理会他们，顾自俯首画下弧线，却听见那男人在说话：“这是石榴树，你看，枝干像梅树，叶片像杨柳。”

接着，是女士清柔的标准普通话：“石榴树？哦！多美的风采！”

苏玮敏诧异地重新抬起头，那对男女已经走进了院子。

“五月过后，绽开的石榴花就像一团团火球，更好看哪。”那男的又开口了。他缓缓跨着步子，一边举目环顾着这用矮墙围起来的庭院空地，又回头看看刚才进来的那开在侧面围墙上的大门。

那女士温馨地朝他笑笑，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跟着他左顾右盼。

他们要干什么？问路吗？好像不是，问路干吗这样研究人家的东西？苏玮敏的眼光再次调向那个男人。他的脸庞端方周正，眼睛炯炯闪亮，雪白的衬衫托着浅灰色背心，配着同样的浅灰色西裤，英挺的身材透出一股朝气四溢翩翩大度的气质……突然，一种不安的预感涌上她胸臆。而那男人又在好亲切地告诉女伴：“宅院种树有三戒，前不种桑，后不种柳，门前不种鬼拍手，也不懂？”

那女的又微微一笑，充满明显的信赖和幸福，偕同他步近厅门。

骤然像有道电流窜过，苏玮敏全身一抖——是程海奕！她呆着，然后挣扎地咬住唇。

也是听到外面的声音吧？肖拓从门内探出头来。见了这两位陌生人，他连忙回头：“爸爸，你瞧。”

“什么？”肖良慢慢地从藤椅上站起来，走到门口。

“肖良！”那男的伸出双手，抢上步来。

短短的一刻，肖良由困惑、惊异而突然变得兴奋起来了，他喜悦地大叫着迎上去：“嗨！程海奕！是你！怎么会是你呢？”

“想不到吗？大概是早就忘了？”程海奕轻捶了一下他的臂膀，把满心的欢喜全捶了出来。

肖良从这一拳里感觉到了老朋友依然如旧的感情，不禁抓住对方的手，从心里笑了出来。

肖拓跟在爸爸身边又蹦又跳，一脸的快乐。

“哟，这就是‘那个’吗？”程海奕问肖良，俯下来，用他两只大手夹了一下肖拓的脸，然后轻抚着肖拓的小脑袋，“这么大了，长得可真帅哪！和你爸爸一模一样。而这眼睛滑溜滚圆，嗨——还有双眼皮，这可就是从你妈那儿剥来的了。”

肖拓吃惊地仰起小脸盯盯客人，还认识妈妈呢！他飞也似地蹦进妈妈房间。

“妈——”欢快的呼声还未叫出口，苏玮敏已马上用手势止住了

他。

肖拓吓一大跳，他惴惴地走上前，压低声音问：“妈，怎么啦？”

“没什么。”苏玮敏起身走到床边，偃卧了下去，小声吩咐：“客人问起我，就说妈生病，不能出来——喔，替妈把蚊帐放下。”

“妈，”小拓不安地轻手轻脚放下蚊帐，附在她耳边咕唧，“要叫爸爸进来吗？”

“不，不！”她急促地摇摇头，有点失魂落魄。

这时客人已到大厅。肖良摆正藤椅，礼貌地招呼那位女士：“请坐。”

“哦，我忘了介绍，”程海奕把椅移给她，“她叫依群——我的‘家长’，北京人。”

肖良笑了：“也搞建筑设计？”

“不，这样的。”程海奕把右手的三个手指按在左手腕脉上。

“医生。”肖良明白了，见她十分友好地朝自己颌首示礼，忙不迭欠欠身。他记起程海奕读书时患肠热，一连好多天粒饭不进的情形，随口说：“要是当时有你，海奕那肠热就不会拖了一个多星期。”

“哈哈！你还记得！”程海奕开心地笑起来，“那一夜，我已经病得够难受，老鼠还来吵吵闹闹。你一手提木棒，一手握扫帚，可那捣蛋鬼还是从门下窜走了。老鼠抓不到，竟打破了那个水壶。”

“记得！记得！”肖良点点头，回忆起往事真是津津有味。他笑着笑着，兴致却渐渐消沉了下去，笑容也凝住了。为了掩饰自己的沮丧，他转身去厨房，把几块木炭放进煤炉。

程海奕见他忙着，便起身向周围浏览起来。

这是由一个大厅和左右两间厢房组成的瓦院，房门向着大厅。因经年久远风雨侵蚀，原来的红梁蓝枋已失去光泽，屋檐上雕刻的各种图案有的也已剥脱残落。

大厅显然是供吃饭会客兼用的。正面墙下摆着一只雕花黑漆长几，与之配套的是一张同样雕着花纹的黑漆小八仙桌，以及两把明代款式的交椅。长几的一端摆着一个细瓷花瓶，插在上面的丝花有点褪

色；另一端摆着一只近一尺长的石膏马，仰首蹬腿正欲腾跃飞奔；此外，还有一些小玩具零星点缀着。长几前方的八仙桌上，盘碟残菜被塑料网盖罩在里边。

右墙的下方，放着木质沙发和小茶几。茶几上尽陈着茶具：棕黑色鼓形茶瓯没有上釉，看去光滑古雅；茶杯小如胡桃，底平口阔，一个个又浅又薄又白，外壁绘着蓝色花纹；白瓷水壶的盖可能是摔掉了，安上一个圆铁片顶用；摆在较后面的是一个阔肩细足长颈小口的缶罐，造型有点古怪。程海奕触摸一下那缶罐的平顶圆盖，盖子松松垮垮，似乎不紧不密。他奇怪地掀起盖看看，原来圆盖有着内外双环壁，而一打开罐，茶香顿时扑鼻而来，显然是藏放茶叶不让走气霉坏的好罐子。小茶几旁停着个红泥做的小炉子，半尺许高，放在炉架子上。炉上的小缶锅身薄而柄长。炉边有一把鹅毛扇子。

所有这些，就是有名的潮汕工夫茶茶具吧？程海奕心想。再抬眼望向前，厅的左墙下停着个鹅卵肚式的时新五斗柜，还有一架缝衣机，机板已经粗涩，轮子也无光。

环视一周之后，程海奕步近厅门口看看。屋檐的一侧用沥青板延搭出个小间，成了一个厨房。

显然，所有的设施远谈不上华丽优雅，却无不流露着主人由殷裕到中落又苦苦图强的痕迹。

程海奕半转过身，目光很自然地调向左厢房。看见房里的墙上挂着几轴书法，便熟不拘礼地跨了进去。一页页翻开，有楷书、篆书、柳体、草体等。回过头，他又把整个房间四周望了一转。房中最大的家什是墙角那个木架。木架上层堆满大大小小的画笔、刷子以及砂布等；中层是十多个玻璃罐，装有各样的色粉；下层有许多小陶钵，盛着各种已干结了的色料，还有几根粗细不一的刻度尺、木条。与之相对的另一墙角搭了一个铺，三四本水彩画挂在铺边几根墙钉上，古装、时装、山水、鸟兽的都有。

依群一直伴在程海奕身边，他看什么，她就看什么。然后，他们驻足在靠门边的画本前，对着最上面的那帧肖像画出神。那是一个二

十岁左右、漂亮英俊的男孩，眼睛明亮闪烁，鼻梁端正挺直，嘴角似笑非笑，挺立在海滩，上身赤裸，裤衩儿水珠滴答，双手交叉在胸前，头微仰向空阔海天，那神情写满了得意和光明，大有“自信人生二百年，当会击水三千里”的豪气。画像下方的空白处题有一行小字：漫看矣，恍若隔世！

“这就是他，读书时他就是这个样子。”程海奕说着，抽了一口气。

听出了他心底那股人事沧桑的难言情感，依群抬头看看他，又看看画像。是呵，看看现在的肖良，虽可以说还不算是天壤之别，但那份青春气息确实已经消尽了，眼睛也变得暗淡了，并且多了一份深思、一份沉郁，明显地流露着饱经忧患的悲苦，背脊又微微发拱，早年的潇洒风度确是荡然无存了！生活真的好厉害啊！它可以把一个人的青春拧得滴水不剩！

当他们凝视着肖良的自画像，正在心潮起伏感触万千的时候，对面房中的苏玮敏仍躺在床上。她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觉得满脑的混沌，满心的隐痛。她回味着他们的衣着和神气，显然，他事业发达家庭幸福，而自己和肖良却……如此骤然出现，是诚意造访吗？还是来摆摆谱儿？来显示工程师与家庭妇女这个不等式？我能在此装病吗？她是医生，倘若要进来“关心关心”呢？

苏玮敏发觉自己的手心已经渗出了汗，她不得不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你是怎么啦？何必这样自我菲薄？难道连在自家接待的勇气都没有了？哼！于是她振作了一下，滑下床，走到镜前，把头发略梳了梳，然后在衣橱中一阵目索，拣出一件浅茄色双纽排衫，看了看那镶着镂空花边的圆领以及翘沿的袖口，她蹙蹙眉：布料、领样都已过时都有点老气了。她又拉出好几件，又都塞了回去。想了想，索性站起来。既然没有更好的，就算了吧。她拉拉身上的白底花点衫，一边竖起耳朵注意着客厅的动静，听见外面程海奕在热情地与拓儿搭腔：

“……‘拓’——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你读几年级？”

“五年级。”